三江月/读书/
责编/乐建中 审读/胡红亚 美编/曹优静
2021年6月5日 星期六
投稿E-mail：ljz@cnnb.com.cn

书评

录幽冥之事，浮人世一大白

——读小说集《江南聊斋》

芜 静

其实在拿到《江南聊斋》前，我在文学期刊上已经读过小说家谢志强的其他系列小说，小说中萌动的那部分超现实主义元素，有西方魔幻小说的影子或东方灵异小说的意味。

谢老师是写微型小说的，微型小说就像一门微雕艺术，既要在方寸之间布局规划，精工细琢；又要以小著大，不囿于语境，很考验作家的功力，当然谢老师在这块领域耕耘多年已驾轻就熟，自成一派谢氏风格，谢氏小说最近几年的特色就是超现实主义元素的运用。

《江南聊斋》中这部分原素依托一系列江南故事，发挥得更加鲜明。

“一场暴雨过后，稳成听见了水的喧哗，他立刻赶到镇中流过的小河。小河上有一座小桥。”“这一天，一个装扮得如村姑模样的女人来到桥南，止步不前。河水几乎已填满拱形桥洞，涨上来。”

这是微型小说特有的文字，简洁如洗，明晰如新，像一幅画打开卷轴，弥漫开天光、云影、小桥和流水，还有桥头相遇的书生和村姑。《诗经》云：既见君子，云胡不喜。这样的开篇，既有中国画工笔白描式的意味，又有写意画意象晕染的一抹神韵，令人回味袂翩。

故事没有沿世俗化发展下去，超现实主义元素出现了——书生背村姑过桥，下了桥，村姑在书生的鼻梁上捏了下然后飘然而去。书生回家后，发现鼻子不见了。员外招婿，缺鼻子的男子优先考虑，原来员外女儿多长了个鼻子。洞房红烛夜，鼻子各归其位，两人相看而笑。

类似的故事还有《露珠》《阴阳街》《大红烛》。

《江南聊斋》故事大致可分四类，一是灵异类，以鱼虫鸟兽等动植物为主，如《露珠》《洗澡》；二是玄异类，僧道仙俗施展各神通法术如《铜钟》《吹笛人》《竹林里》，也有禅门公案改编的如《布袋》《狮子》《水晶钵盂》；三是鬼怪类，即阴阳两界的交往故事如《阴阳街》《不用》；四是现实类，作者生活中的小趣事如《路过》。总之，意在通过类似神话、传说、寓言、推理和悬疑等表现方式，呈现出一个超越感官、万有共存的世界。

故事微型，人物微小，文字微细，三微格局烘托出奇幻的舞台，让读者毫无拘缚地大胆想象发挥，在故事中神游八荒，一日千里。

冯骥才先生是小说大家，他的小说特点是传奇色彩浓郁，文字厚重，以文言文开篇，人物出场先声夺人。如《俗世奇人之三》中的苏七块，“他人高袍长，手瘦有劲，五十开外，红唇皓齿，眸子赛灯，下巴儿一绺山羊须，浸了油赛的乌黑锃亮。张口说话，声音打胸腔出来，带着丹田气，远近一样响”。相对来说，《江南聊斋》立足江南本色，笔法清新，结构松巧，化重为轻，意味悠长。

早先的《山海经》《世说新语》有微型小说的雏形，到了明清时期，蒲松龄的《聊斋志异》以志怪题材成为微型小说的巅峰代表作。《江南聊斋》与之相比，形式上相似，表现内容却各有不同。

《聊斋志异》借说狐道鬼抨击时弊，表面诡奇瑰丽，底色厚重深沉；《江南聊斋》没有宏大的铺排，也谈不上文以载道，故事信手拈来更有一种游戏的趣味。

如《半个南瓜》讲寡母把半个南瓜送给两儿子，儿子剖瓜当船，赚了钱娶了媳妇，还摆渡过河去看戏。有条大鱼浮出水面张嘴吞了南瓜船，一只大鸟叼起鱼，一个猎手击中鸟，鸟肚皮里有大鱼，大鱼肚里有半个大南瓜，南瓜里的戏居然还在热闹地上演。又如《一船淘气》讲靠摆渡为生的林老汉在元宵接了一单，七个童子要他渡河去观元宵。七童不见形影只闻其声，船头一翘一降，等最后一个童子离开，林老汉冲空空的岸边说：哟，你的小伙伴早走远了，找不到，就回来。

《山河岁月》一书中说，中国没有西洋那种宗教，却有仙意，人世可比“春来遍是桃花水，不辨仙源何处寻”，中国是有一种活泼壮阔的民间。

如果说《聊斋志异》通过鬼狐反映民疾、民苦，那么《江南聊斋》是借各路生灵抒民意、民趣。它打破身份、阶级、秩序以及伦理纲常、道统思想等主流文化，展现普通大众从苦难中生发豁达乐观的意气。

当然，我偏爱《江南聊斋》还因为写的是宁波老底子的事体，里面的地域故迹、奇人佚闻在幼年听祖母辈说过，如慈城的清道观、奉化的布袋和尚、道医葛洪等，读来很亲切。

我曾问过谢老师写这一系列小说想表达什么，他说没有，就是好玩。确实，故事里几乎读不到作者的主观评述和论点，他在这个有趣的舞台上隐退了自己，而让读者一跃成为主角。

许多作家是不愿意低下头颅，放下眼神，老老实实讲故事的。作家要是肯弯下腰，读者便看到了他身后的整个世界。阅读的深度乐趣，我认为不仅仅在阅读本身，还包括读者对故事的二度创造。

比如《鼻子》。书生被村姑摸鼻后感觉鼻子没了，让人联想到男人为心仪的女人动心，有类似“魂没了”的感觉。鼻子连接男女情意，如同桥是小镇的中心点，桥头是河流的中心点，鼻子是面庞的中心点，情感是精神世界的中心点，所有中心点最后归结到鼻子，不动声色的小道具恰恰起到点睛的妙用。

《一船淘气》老汉与童子（小鬼）的和谐相处，让我想到日本动画片《千与千寻》无脸鬼与小姑娘千寻几番交集，穿越阴阳成为好朋友。

电影《心灵奇旅》讲魂灵在肉体终止后飞向浩瀚的虚空，在虚空有个心灵学院，导师无色无形，能随意变幻成一株草或一头兽，有的魂灵渴望重回地球，有的想成为导师去帮助更多的魂灵。

在《江南聊斋》中，僧道仙俗、人妖鬼怪乃至草木瓦石、虫鱼鸟兽都可以来去擦肩，相互对话，这是一个怎样的奇幻世界，这样的表述背后有什么？

我知道谢老师对荣格心理学感兴趣，荣格著作中有大量关于神话的研究。而在中国，神话传说最早流传在民间，后来有了文字如《山海经》《搜神记》《淮南子》《封神榜》《西游记》，神话传说是人类对自然科学及宇宙万象的探索，是“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”所凝结的智慧结晶，可是，写古代神话和现代到底有什么关系？

我又去读《江南聊斋》，发现里面有几篇现实题材的小故事穿插，另有一篇《黄坎肩》从古代穿越到现代，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在作者心里根本不存在什么朝代，时空是没有隔阂的。我有了新的感悟。

更戏剧性的转折发生了，在我读第三遍《江南聊斋》时接到好友的电话。她说最近在写魔幻小说，故事梗概是主人公身边接连发生几起命案，然后他屋里出现了一头怪兽，来去不定，他发誓要捉到它，还找警察通缉它。我说这怪兽不就是他本人嘛。她说你怎么知道。我说你不就想表达人性的恶嘛。

我联想到《江南聊斋》里林林总总的生灵，忽然意识到这些生灵是什么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去解读它们代表着什么。那些妖魔鬼怪或僧道仙俗，无疑代表着人性中的善恶忠奸，是非曲直，是人性不同面的意象显化。

所以在《江南聊斋》这个舞台，时间与空间更像一面可随意折叠的屏风，成为一道布景，而那些古今共有的生灵，才是触动人心的关键。

林老汉在元宵节夜晚，完成了渡七个鬼童过河的使命，夜空、繁星、河道、渡船、老汉、鬼童，迎与送，来与去，这些意象看似微不足道，稀松平常，却给读者留出无限浮想的空间。

生命中所谓有意义的事，有时候是简单而直接的。如同读掌上的一篇微型小说，以小见大，以近知远，以有趣共鸣意趣，这是不是就足够了？

书市扫描

《看电影，学历史》
作　　者：蒋竹山
出 版 社：上海人民出版社
出版时间：2021年3月

本书以电影为引子，展开二十三堂生动的历史课。时而抽绎历史片段，探究物质文化与日常生活、感官与历史记忆之间的关系；时而延伸触角，聚焦全球史、战争史、性别、环境、大众史等前沿热点。透过五光十色的影像故事，探索电影里没说的历史。

《生命八卦：聪明而又愚蠢的人体》
作　　者：袁　越
出 版 社：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出版时间：2021年1月

书中的150多个问题，与我们人类自身息息相关。作者袁越接受过系统的生命科学训练，融合了世界权威科学杂志发布的论文，将这些最前沿的科学新知，以活泼有趣的面貌深入浅出地传递给读者。

《还是要相信》
作　　者：陈鲁豫
出 版 社：花城出版社
出版时间：2021年3月

书中，作者向世界敞开心扉，针对当下年轻人时刻关注、困惑的难题，耐心而真诚地分享亲身经历与肺腑感言。谈幼年往事，谈身旁好友，也谈形形色色的受访者；没有大道理，只有值得玩味的小故事。她的话语真挚、清醒、温暖；如闺蜜，亦如挚友。

励开刚 文